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宮三真修靜業 金鑾殿四美結良緣

話說太尉宿元景欽差到暹羅，冊立李俊為國王，其餘四十三人，皆封顯官，回朝復命，不在話下。卻說李俊坐了元帥府，傳各官俱到，相見坐定。李俊道：「某本一介，蒙眾兄弟扶助，得權攝國事，今朝廷冊立即真，可謂非分之福。才疏德薄，有失民望，還藉眾位輔弼，匡救過失，庶不負朝廷負荷之重，某亦得全首領。眾位的官爵，俱是朝廷論功頒授，非某有厚薄。自今以後，各供其職，若冒祿幸位，有干法紀，某亦不能念私情而曠國典也。」眾皆頓首稱謝。命楊林築壇，望祭境內山川。命裴宣定律令，軍民人等，俱要遵行。原奉正朔紹興年號，禮儀俱照宋朝，百姓盡改暹羅蠻俗。建宣聖文廟，命聞祭酒教習功臣子弟、民間俊秀。擇城外平曠之地為演武場，五軍都督操演士卒。設立水寨，打造戰船，修築城垣，置備兵器。南門外建一座朝京樓，高有三層，雕樑畫拱，極其壯麗。更造皇華驛館，安頓天使鄰邦行人。又遣使到高麗、琉球、占城、安南等國聘問。交接金龜、青霓、釣魚、白石島，命王進、阮小七、費保、卜青、關勝、楊林、樂廷玉、扈成、朱仝、黃信鎮守，分統二十四島，為方伯連帥之職。倪雲、狄成仍守清水澳。諸事完備，把一個海外番邦化作聲名文物之地了。

卻說國中西門外的那座丹霞山，峰巒疊秀，古木蔭濃，方圓一百多里。一條闊澗，環繞山下，碧水澄清，文魚游泳，山上多生仙鹿，並無虎狼蛇蠍。半山裡有一梵宇，圯廢已久，奇峰插在面前。天生一座石峰，玲瓏窈窕，如靈隱飛來峰一般，石色極其堅周潔白，產五色芝草，實是人間仙境。故徐神翁亦曾經此。公孫勝愛此地清幽，啟稟道：「貧道征遼之後，即辭宋公明回到二仙山，奉養老母，隨本師羅真人修煉，已離世網。不料事情牽累，又上飲馬川。今得洪蔭，蒙朝廷賜號加封，萬分榮足了。光陰易過，道行未成，意欲棲止其中，不知允否。」國主道：「國師有破薩頭陀之功，剿關白之力，我們今日這般榮華，皆藉道力。既要靜攝，就在廢寺之基建一道院，國師在內修真順養，若國內有大事，到山中請教便了。」朱武、樊瑞同拜公孫先生為師，也要同去修行。即命樊瑞監工，起工鳩材，百工俱聚，不消幾時，建起一大宮院。大殿上塑三清聖像，兩廊三十六天將，靈官守山門，北極聖帝鎮後殿。又建寶閣三層，供文昌、武曲。丹房精室，水樹山亭，莊嚴華煥。請蕭讓模仿米元章筆法，大書「丹霞宮」匾額、寶閣上臨蘇端明字帖，題曰「海天閣」。登眺海山，洋洋大觀，一望千里。四圍廣種花燈，牧養仙禽壽鹿，充滿其中。竟成了一座貝闕瑤宮，清虛洞府。公孫勝、朱武、樊瑞在內凝神棲息，又多收火工侍者，羽客行童，晨鐘暮鼓，煉汞調鉛，迥與塵世相隔了。左邊建一旌忠祠，塑宋公明、盧俊義天罡地煞七十四位神像，儼然如生；右邊建一報德祠，供舊國主馬賽真元身，各撥祭把田二頃，守祠人役朝夕供養不題。

卻說燕青來見國主道：「鴻業已創，大綱悉舉，細目畢張，可謂具足。只有一件大事未曾記起，甚為缺典。」國主驚問道：「還有什麼大事？賢弟，你可即時指教。」燕青道：「豈不聞經傳云：『陰陽和而雨澤降，夫婦和而家道成。』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內，陰陽之道，不可偏廢；夫婦之倫，不可乖離。萬物各有配偶，昆蟲尚有雌雄，今堂堂大國，豈可孤立於外？而宮壺無人，不唯失乾坤莫位之理，嗣育有斬絕之譏。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國主可亟下令，凡文武官僚軍民人等，有女德容俱備者，選為元妃，麟趾兆祥，以嗣世系，萬不可緩。」國主笑道：「賢弟，你言有理，只是迂腐些。我才德菲薄，初念不想有這地步，推辭不得，權居此位。再過幾時，要同公勝先生學道，就在眾兄弟中推出一位可壓人望者，繼立國政便了。堯舜大聖人，富有四海，尚且不傳於子而傳於賢，何況區區海外小邦，必欲付之子孫？」燕青道：「不貪大位，欲授賢能，唯大聖人在上古之世方可行得。如今世道人心非復古昔，反啟爭端了。但五倫不可不備，夫婦為五倫之首，尤為切要。西洋有女國，是純陰之氣所鍾，不生男子，望井而孕。我這暹羅不用女子，殆是純陽之氣所鍾，可改號『鰥國』了。」國主大笑。

正敘論間，柴進、裴宣同到，問及國主為何大笑，燕青把勸主納妃之話說了。裴宣道：「此國家大事，不必辨論，自去會議便是。」回到丞相府，柴進傳各官俱到，說道：「燕青勸國主選妃，國主不允，我等需便宜行事。眾老先生各舉所知。」安道全道：「理有定數，事非偶然。我前日高麗回來，翻了船，蒙國主救起，留在金龜島，診他太素脈，原說極貴，有南面之尊，今果應驗了。後來逃難在聞祭酒莊上，令愛小姐有病，也診太素脈，是女中最貴之相，兼且天姿秀麗，德性幽嫺，宜為一國之母。但不知聞祭酒心下何如？」聞煥章道：「我本是一個窮教授，仰藉國主洪庇，得膺清職，每思報恩無地。今承眾位採擇，豈敢因辭。只恐蓬門陋質，難以相副。但前年小女病時，夢玉女傳言，此女大貴，莫字庸流。已同安先生說過，想是數有先定了。」眾皆大喜。柴進、燕青、裴宣、安道全、樂和一同稟見道：「祭酒聞煥章之女，姿容德性，世上無雙，願納為妃。眾議僉同，就請納采成婚。」國主道：「不可。我年過四旬，聞小姐正妙齡，宜配英俊之士。況又在弟兄之中，豈可悖理而行？」柴進道：「姻緣之事，不可勉強，赤繩一繫，自然聯合，劉先主入贅孫夫人，年已五十，吳國太見了道：『龍章鳳質，真我婿也。』王侯選配，哪裡論年字相當？國主正在強仕之時，聞小姐待年二十有四，所差不遠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，琴瑟鐘鼓，正為未艾。聞祭酒原非梁山泊聚義之人，何為悖理？弟輩要玉成了。」國主被強不過，只得依允。柴進道：「燕少師、樂參政總裁其事，蕭秘書撰聘啟，李戶部整備金珠幣帛，穆工部料理一應修宮鋪牀事宜，安太醫執斧柯，擇吉日聘完婚便了。」

到了佳期，二十四島將帥並國中大小臣僚俱來慶賀，禮儀之盛，自不必說。到吉日，祭酒親送小姐。丞相以下盡皆陪從。筵宴已畢，宮娥內侍擁入洞房，國主見聞小姐容貌端妍，骨相豐厚，不勝之喜。可憐廝殺半生，歷年辛苦，從不知溫柔鄉這種滋味。錦被香濃，繡帳春暖，真是天上風光，人間少有。有詩為證：

秦女吹簫引鳳凰，蛟龍雲雨豈尋常。

夢回還想漁家樂，今夜桃源在玉牀。

當下國主就留聞祭酒同居，稱為國丈。大排筵宴，謝文武官僚。過了三朝，聞妃備贊見之儀，乘了鸞輿，武士開道，宮娥侍從，到宮中朝見國母。侍女鋪了絨單，聞妃斂衽而拜。國母受了半禮，請玉芝公主與盧二安人、盧小姐、呂小姐相見。聞妃與公主相讓，聞妃道：「公主是金枝玉葉，豈敢僭越？」公主道：「駙馬原是姪輩，妾亦從夫，自然請上。」謙遜多時，國母道：「賢妃正位，我兒自然朝見。既是謙光，平拜了罷。」於是聞妃、公主、安人、小姐一同平見。國母看這聞妃相貌端莊，幽嫺禮度，稱贊道：「賢妃青年厚福，當永正母儀，不似老身譴薄，遭逢多故。」聞妃道：「妾痛先慈見背，生長寒門。今侍國主巾櫛，實為不稱，百凡望乞國母教誨。」國母見聞妃賢達，甚是喜歡，設宴相待，請花太夫人、秦恭人、顧大嫂陪宴，公主和盧、呂二小姐甚是親熱，如平素姐妹一般。聞妃在上，國母台坐，花太夫人依次安席。笙簧迭奏，歌舞並陳。顧大嫂道：「承國母恩，召來陪聞妃，只是我粗鹵的人反覺害醜。」國母道：「你在男子中倒不怕羞。」顧大嫂道：「張拳弄棒，上陣廝殺，竟不曉己是女身。今日在筵上，渾身過不得，待我吃兩碗自去巡宮罷。」國母和聞妃盡皆微笑。宴飲已畢，聞妃謝宴回府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呼延灼來見聞國丈道：「恭喜令愛正位母儀，萬分之美。小弟有事特來相浼；小女長成，意欲招徐晟為婿，一來是故人之子，兼他青年有志，特煩作伐。」聞煥章道：「老將軍不忘故舊，擇婿得人，敝門下自然喜從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還有一事，小兒亦未成婚，前日在梁山泊殺了百足蟲奪回的呂小姐，原是同僚呂元吉之女，憐他孤菴閨秀，今在宮中，欲聘為媳，以完兒女之事。」聞煥章道：「呂小姐被難，若無令郎，必污強暴之手。只是呂小姐不好自主，必須稟知國母，成此美事。容當奉復。」呼延灼別去。

聞煥章即請徐晟到來，相見了。聞煥章道：「有椿喜事，賢契可曉得麼？」徐晟道：「門生有何喜事？並不知道。」聞煥章道：「呼將軍有女賢淑，欲招為婿，特此通知。」徐晟道：「蒙繼父教育之恩，又將閨玉見許，豈敢拒卻！只求恩師作主。」聞煥章道：「總在他家，禮儀不消備得，你打點做新郎便了。呼將軍還有一事，要我去稟國母，娶呂小姐為媳。我不知當日情由，同你

去更好。」徐晟道：「呼大哥奪轉呂小姐時，便有着戀之意，亦是天緣。門生陪去。」兩個到宮門，內監引進。聞煥章、徐晟後宮拜見，命坐賜茶，說道：「國丈，昨日相見令愛，端莊靜一，深為可敬。」聞煥章道：「貧家弱息，蒙國主選擇，實是有愧。」便道：「有事啟上：呼延灼之女，願贅徐晟為婿。其子呼延鈺未曾婚配，呂小姐在梁山上被土寇所掠，是呼延鈺救了，意欲聘為媳婦，因其現在宮中，故倩臣啟稟。」國母道：「呂小姐係宦門之女，德容並美，可配呼延鈺。他無父母，我已養為繼女，明日陪下妝奩，我親自送去便了。」徐晟道：「若得國母作主，又枉鸞輦，呼延鈺父子感恩不盡矣！」拜辭而出。即到呼延灼家裏，聞煥章舉手道：「二喜俱諧。令坦感激不盡。呂小姐國母已認為女，陪下妝奩，親送成婚。」呼延灼大喜，款住聞煥章飲酒。徐晟悄悄與呼延鈺說道：「大哥，你與花駙馬做連襟了。」呼延鈺暗喜。

次日呼延灼去求蕭讓作禮書聘啟，完兒女姻事。蕭讓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理之當然。兄長之舉，真為兩全其美。小弟有女，年已長成，頗好文墨，難於擇婿。我見宋安平儒雅，意欲招他為婿，我煩兄長作伐。」呼延灼道：「世誼久交，郎才女貌，正是一對。小弟就去作合，必然喜允。」

卻說宋清聞得呼、徐二家聯姻，因與宋安平講：「你年已弱冠，必須尋一頭親事才好。只是在海外，無有書禮之家，卻怎麼處？」宋安平道：「孩兒年紀又不大，書中有女顏如玉，爹爹不必掛懷。」正說間，門上人報道：「呼將軍到。」宋清父子迎進，揖罷坐下。呼延灼道：「特來與令郎作伐。蕭中秘有女，知書達禮，儀容窈窕，若配令郎，金屋玉堂，正是佳兒佳婦。」宋清道：「方才與小兒說起，必須書禮之家。若蕭中秘，正是門當戶對。既承盛意，又鼎重長兄，自然要仰附了。」呼延灼別去，即回覆蕭讓：「宋清父子樂從。」只見內監傳國母懿旨：「宣李國主、柴丞相、裴吏部、戴通政、燕少師並二位有事商議，他們都在朝門了。」

呼延灼、蕭讓即刻上馬，到宮門，果然俱在。同進後宮，拜見國母，賜坐。國母笑道：「燕少師，你是聰明人，今日老身請列位來，有何事理？」燕青道：「臣不知睿慮。」國母道：「各家姻事俱已聯合，只有盧小姐在宮中，是卿身上的事，為何再不題起？」燕青道：「國母與二安人作主，許配眾公卿子弟便是。」國母道：「他母子二人偏不要眾公卿子弟，遵盧二員外治命，要你為婚。當年拴在金營，卿竭力周旋，得有今日，故對我說，定要知恩報恩。戴通政，聞你在大名府時節就一句相訂，你是原媒，須為完美。」戴宗道：「果是在大名府二安人就要招燕青為婿，彼時推托，臣說：『倥傯之際，未便結婚，日後在我身上。』今蒙國母為主，自然沒得說了。」燕青道：「臣向受東人之恩，二安人有難，自然該周旋的。若如此說，不唯有礙東人，當初便有私意。」國母道：「他是冒姓盧，與東人何礙？遲至今日，老身作主，有甚私意？請國主與眾公卿在此為證，使卿推托不得。小姐雖有二安人，已拜我為母，妝奩俱備，一同呂小姐送嫁。」燕青再要開言，國主急止住道：「賢弟不必開言。你忠義兩全，又承國母慈旨，何用多講。你前日勸我納妃，何等正論！若再不允，你責人則明，怨己便昏了。」燕青頓口無言，叩頭謝恩。國母大喜，傳旨：「至吉日，燕少師、呼延鈺、宋安平、徐晟一同在金鑾殿上結親。老身同觀花燭。一切禮儀，敕有司速備。」對花駙馬道：「你又多兩個姨夫了。」國主、公卿辭出。燕青一向同居元帥府，今有了家眷，就撥附近甲第一所，器皿俱備不題。

到了吉期，有司在殿上結彩鋪錦，香案龍花，樂部儂相，繡幄珠簾，整飭得極其華麗。先一日，迎呼小姐、蕭小姐進宮，聞妃亦到，饋送珠翠香粉助妝。聞妃與蕭小姐久不相會，分外綢繆。到了次日吉時，國母穿戴欽賜的珠冠霞帔，只見聞煥章、呼延灼、戴宗前導，燕青、宋安平、呼延鈺、徐晟都是大紅袍，烏紗帽上插兩朵金花，披紅騎馬，到金鑾殿上立定。一派竹蕭細樂。先是國母、二安人、聞妃、公主出來，國母南面而坐。序班鳴贊喝禮，一簇宮娥擁出四位天仙，鳳冠霞帔，先拜了天地，捉對兒夫妻交拜，轉身同拜國母，回了半禮。同拜國主、聞妃，又拜公主、二安人，盡皆回拜。宮娥捧出金樽果盒，每人敬了三杯酒。羽林軍擺隊，鼓樂喧天。四位新人乘轎，四位新郎騎馬，迎歸府第。國母排鑾駕送呂小姐、呼小姐，二安人送盧小姐，花駙馬送蕭小姐。看官從不見四對仙郎玉女在金鑾殿上結親，恁般富貴，真是古今希有。有詩為證：

高控金鈎玉漏長，西宮夜靜百花香。

今宵雨露都滋遍，四朵新紅襯海棠。

金龜四島皆來慶賀，各家置酒，一連幾日。國母又傳李國主並合朝文武都到，拜畢，國母開言道：「前日變故，賴李國主文武之力，得復大仇，已無憾了。李國主受朝廷冊立，為暹羅國王，凡境內之事，皆從李國主令旨了。老身豈可還在宮中，李國主反居元帥府？今日老身即出宮與公主同居，請李國主進宮，方成體統。」國主要辭，眾文武一齊道：「國母真是女中堯舜，事事達禮。竟從懿旨便了。」謝恩而出。國母收拾到駙馬府，國主擇吉入宮，事權歸一，太平無事。

一日燕青道：「還有一事未完，可發令旨施行。」國主道：「還有何事？」燕青道：「男女之欲，問人無之？我兄弟們少年時都負氣使酒，習學槍棒，把女色不放在心上。又為官司逼迫，上了梁山，後來征討四方，無暇及此。今托國主洪庇，建立國都，同享富貴。除了柴進、關勝、李應、朱仝、費保、蕭讓、金大堅、宋清、孫立、孫新、蔡慶、呼延灼等各有宅眷，其餘盡是孤身。不要說衾寒枕冷，無人侍奉，後來絕了嗣息，祖宗血食也就斬斷了，豈不可憐？趁他們年紀正壯，還可生育，將來扶助世子。不然，吾輩亡過，朝元助戚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依舊屬之他人了，豈不可惜！眾位公卿未有室家的，見我等各完配偶，心中未必不起念頭。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宜妙選名門，使各諧淑偶，以慰眾心，以固邦本。」柴進、裴宣道：「少師之言正合儒者推己及物之道。」國主道：「少師之論極是，當速議依行。只是哪裡尋出許多做夫人的來？」燕青道：「我還有一個大道理。」正是：英雄自古多情事，富貴安能不起奢。不知燕青有甚道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國主納妃，四美完配，已成體統。尤妙在盧小姐之配燕青，國母作媒，撮合風流華藻，盡態極妍。前傳無此細事。）